

端宗大王實錄附錄

(6373)

no. 6



33737

號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端宗大王實錄附錄

中宗大王十一年丙子 傳于禮曹曰 魯山君墓所
在守令四名日設辦行祭置 墓直六戶 家廟四仲月
四名日忌日官給祭物依 王后考妣例 特遣右承旨
申錦致祭仍 命看審 墳墓以 啓

致祭文

予主神人今將一紀德雖云寡施無有貳緬思孤墳邈在
東偏香火寥寥幾六十年言念至此良用惻然悠悠人事
夫孰非天修壞之期有數存焉於昭 列聖默誘予衷咨
議廷臣僉言亦同天人意協載舉墜典守 墓有人四時
有奠茲將事由遣臣是告冀諒予誠庶歆菲薄

宣祖大王九年丙子 遣假承旨柳墳致祭

文逸

宣祖大王十三年庚辰 傳曰寧越郡 魯山君墓往在

丙子年遣官致祭以慰其魂今見觀察使鄭澈狀 啓日
月漸久樵牧相尋儀物不備 墓道荒廢封 墓立石近

臣致祭辛巳 遣承旨李海壽致祭

文逸

封 墓立石時先告事由祭文

幼冲嗣服遭家否運 遜位居東六月江郡青山一掬

精靈疇托百廿七年儀物迨闕樵牧相侵蕪穢莫修蜀禽

啾啾錦水悠悠士夫隕心行路掩涕方伯具狀陳聞 天

陛感徹 宸衷命官議禮立石易 墓亟儼瞻視相彼兆

域宅位傾圯先其補土盛禮將舉 神庶降歆永安斯處

宣祖大王三十六年癸卯 遣右副承旨鄭穀致祭

致祭文

緬惟 玄宅僻在荒野遭家多難未修香火有時遣官今

廢不舉感念疇昔采增惕慮茲輟從聯代奠詞酌 靈其

有知倘此來格

光海君二年庚戌禮曹判書李廷龜建請別立祠宇以奉兩位神主大臣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等議亦同即寧越墓側立祠造位版奉安書曰魯山君神位以夫人宋氏位版配焉每年四名日兩忌日朝廷送香祝本官守令進詣行祀置叅奉二員及守護軍六名輪替守直

孝宗大王四年癸巳遣禮曹叅議金佐明致祭

致祭文

革除之際幼冲之年天命有歸峽土是遷邈彼孤墳大江之澌累朝封植妥靈有所享祀罔缺寔薦籩豆自經喪亂未遑遵舊宿草荒墟香火淒涼子用惻軫疚焉不忘茲消吉日禮官將命賚奠蠲潔緬慰泉壤

顯宗大王三年壬寅 遣禮曹叅議趙胤錫致祭

致祭文

幼冲嗣位未幾 遜國 王室多故事在疇昔瞻彼孤墳
寄于窮谷郡邑承事祀典有式遣官特祭自我 先王間
者闕焉予心不忘越山纂纂 魂非其鄉今茲水潦得無
毀傷爰命禮官遠薦洞酌 靈其有知庶幾歆格

今上七年辛酉七月 上教于筵中曰 顯德王后至

中宗朝追復位號改封 山陵而 魯山則不稱大君事
涉未安凡 正妃所誕皆稱以大君則 魯山君亦當稱
大君令禮官議于大臣大臣亦無異議於是追封為 魯
山大君八月 遣右承旨宋昌致祭于 墓所

致祭文

惟 靈粵昔冲年遭罹否屯革除之際事有難言瞻彼若

堂邈矣東峽祗今荒麓寃禽啼血 累朝封植香火罔缺
昭陵告復墜典式舉獨於 洪支微稱未洎小子追念有
惕于中爰加大字寔斷予衷茲遣從臣替奠泂酌不昧者
存庶鑑悃幅

今上十七年辛未九月 遣禮曹叅議洪萬朝致祭
致祭文

冲年 遜位久處荒僻一杯青山 冥魄靡托 先朝軫
惻特修闕典郡邑承事歲有祀奠鑿回鷺津興感予衷念
彼兆域邈在關東錦江悠悠越岫蒼蒼宿草蕪沒香火淒
涼遠遣禮官敬薦泂酌 靈如有知庶幾歆格

今上二十四年戊寅九月前縣監申奎上疏曰臣謹按昔

我 世祖惠莊大王以天縱之聖屬河清之運戡定禍
亂天命人歸 魯山冲年膺寶自視缺然應天順人法

堯禪舜 遜于別宮稱為 上王 世祖冲挹讓而不
獲 宗祊所托黽勉踐阼雍容揖遜之美伯仲唐虞之
盛即其受禪教文而觀之亦可以有辭於萬世而不幸
六臣之變出於意外權孽鄭麟趾茅密贊之議又從而
激之使 世祖保護 上王之恩有所未終是六臣謀
復之計適足以害 魯山也忠臣志士之感尚至今未
艾 睿鑑所照想已理會必不待愚臣之覩縷也運有
脩壞事涉忌諱一片孤墳邈在荒陬五十餘年之間香
火不及 中宗御極載舉墜典 特遣承宣備物致祭
其後為 魯山立後之論始發於李若冰之疏而伊時
大臣不能正議至使敢言之人幾被不測之罪吁可惜
哉 宣廟時又因觀察使臣鄭澈狀 啓改修 墓表
祭用一品之儀則我 列聖追報之典至此無憾悠悠

冥途之恨庶可以慰解矣然而以愚臣料之猶有所未
盡也夫以臨御之君而遭罹廢黜如漢之昌邑齊之鬱
林及我朝之燕山光海皆昏德敗度自絕于天則其
削號賤位待以不死帝降為王王降為君其亦幸矣若
乃禪位之君曾無失德之可言而或出於一時之權宜
或迫於難言之事勢遜位就閑者周漢以降何代無之
而尊號之稱未聞賤損豈不以傳禪之事異於放出異
讓之跡殊於敵怨故也臣不必遠引前代大明高皇
帝之於元順帝也我太祖大王之於恭讓王也生待
死葬並用帝王之禮異姓革代之際尚猶如此况以
王室之至親行授受之盛事而反去其王號可乎魯山
君之君臨一邦非一朝也國人咸知愛戴而既遜之後
猶稱上王則當時王號未嘗去也假令六臣者無

謀變之舉而魯山考終其命則葬祭之必用王禮者
斷無疑也惟彼六臣者不知天命妄有謀計祗以促其
禍而已魯山亦復何與於其間哉貫高之變趙敖不
與同坐者以不知其謀故也然則當時魯山之不得
復稱王號者或由於事勢之所使然也而亦豈非有
待於今日乎何者聖上既嘉六臣之節而特加褒
歎許其立祠賁賜榮額是六臣之孤忠烈志受知於
聖明而益光於百代之下也嗚呼彼為故主死節之六
臣已蒙聖明寵美之恩况為六臣之故主而不知
其謀曾無疵德而然猶沒不得其寧祭不用王禮者
獨不為殿下之愍然處乎時移事往丘壠已平蓬科
蕪沒狐兔躑躅天荒地老哀恨難夷土人相傳楓哭時
聞安知夫祖宗在天之靈洋洋陟降之際有不盡傷

於僂然之孤魂耶今若追復 王號祭用 王禮封其
寢園加置守護別立祠殿備其儀物一如 皇朝追復
景皇帝故事則揆之法制不為僭越參諸古昔允合禮
神理可慰天心可悅人情亦必為之翕然矣伏乞 聖
明下臣此疏博訪廷臣追修曠典亟舉縟儀 答曰茲
事至重且大可不博詢而處之焉

領中樞府事南九萬議曰 光廟靖難之舉雖曰禪授
實則革除雖曰初尊為 上王後則不克有終在今我
後嗣王惟當為親諱為尊諱而已凡在我後民亦惟當為
國諱而已今徒知 魯山冤鬱之可伸而不知於親於
尊於國之當諱者其於春秋之義不亦遠乎 祖宗朝
事若 中廟己卯 明廟乙巳出於袞貞芑元衡之欺
誣且是以 君上罪臣下者也及於 後王追雪其冤

更復其官誠有光於祖宗之德而不害於繼述之道
至若魯山事實緣其時事勢之相逼不可歸罪於六
臣之激成孽麟趾之密贊亦非己卯乙巳臣下之寃死
者比也其事之難言如此則既往之事雖不可掩只宜
議論不敢到整置之耳今乃標舉其事明言是非欲有
所通變而曰如此則可以于湯有光而必無慚德之嫌
云者誠不知其何說也且既復王號則奉以別廟尤
無所據于今代數雖已及祧蓋言其位次當從魯人
之順祀躋在光廟之上光廟洋洋之靈若念疇昔
之事想必驚顧怵惕不能自安於陟降庭止惟魯山
亦必愀然怛然不樂於芬苾之序享神理人情夫豈相
遠乎且既舉大禮則當特告於太廟頒教中外當時
禍變之故若從其實則有不敢言者若有所隱則是虛

文也亦何以乎格於神人乎此事考諸唐宋以前無可
為證惟 明朝有 景泰帝之復號然其始終之際與
魯山有懸殊者非所可擬及其季也 弘光之追上 建
文謚號正與此相類但念其時朝政皆出於馬士英之
手厖亂極矣故非特 建文復號且追尊其私親為皇
至於 列朝以來有位諸臣不問賢邪悉贈美謚天下
不勝其譏笑未暮歲身擒國滅此何足為倣行之典禮
乎伊昔前賢於 魯山事皆為之盡傷陳聞於 上者
多矣或請其修 墓或請其致祭或請其立後而未嘗
有及於復 位者惟向日尹鏞以此為請而見塞矣今
何可復踵鏞說也領敦寧府事尹趾完議曰今此 下
詢事即百世不易之正論而惟其至重至大又是 列
聖所未行者故不敢發諸口矣幸於茲者慷慨之言

出於踈逖之臣而 聖明不以人微而忽之惕然感動
有此廣 詢之舉嗚呼我 列聖未行之闕典有待於
今日者實惟天意夫豈人謀 命講節文克完縉儀惟
在 聖明之夫斷領議政柳尚運議曰臣於頃日 前
席下詢之時敢以傳聞者略有所達而降封 魯山君
一節未知在於何時不得並陳矣伏見 實錄謄來文
書則降號在於宋玆壽等變故之後矣其時處分如是
其後 中廟朝 魯山立後之議相臣鄭光弼以為
世祖初即位時事在後世不可輕改云立後猶尚如此則
追復 位號是何等典禮而到今輕議乎以禮則無明
文的證可以為據以事則實係 祖宗朝處分而如
桃主直陞 永寧殿一款其為未安難處之端儘如今日
議者之議尤不可不十分慎重務歸至當行判中樞府

事崔錫鼎議曰 魯山遭禍成於諸宰之密贊國人憐
之至今然而追復 位號之論久未有聞豈不以春秋
為尊者諱禮有其廢莫敢舉之義至嚴且重故歟臣之
愚意追復 位號雖不敢輕議而第念 魯山曾踐大
位貶降非由昏德而今其 神主久在閭家下同於匹
庶之賤終有所未安如今自官建祠四時差官行祭則
庶可以少慰臣民之恨鬱而亦無害於禮春秋之大義
矣右議政李世白議曰 魯山禪代時事大抵當時之
人如村婦里童曷嘗知君臣之義而凡其出於口發於
聲者無非哀傷慘怛之意猶至今未已一國人類孰非
光廟之臣庶而尚且如此則終始 聖祖之本心有可以
仰揣而天理人心亦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前代帝王
雖於異姓禪代之君猶不追貶其位號而 皇朝之事

亦有可以比例者則今於崇奉之議宜無有異同而第
茲事關涉至重有非臣子容易開口處從前闕典靡不
畢舉而不過修墓致祀而止終不敢論及此事者豈
無所以乎惟在聖明深究而默運務令義理歸於至
當而已左叅贊尹拯議曰追復位號之議實為國
家莫重莫大之事二百年冤鬱之氣得伸於今日於昭
列聖陟降在上而聖上一念上通天地盛德非常之舉
亶在聖斷而已戶曹叅議權尚夏議曰靖難之際

魯山讓德傳位嘗尊為上王初與放廢之君不同末後
處置實非世祖大王之本意也其後中廟朝韓山
郡守李若冰上疏請為魯山立後則中廟下教曰
如此之言至貴也以此推之列聖之微意可見也雖
以皇朝事言之在神宗朝國子司業王祖嫡請復

建文年號 建文於 成祖初非傳禪之主而祖嫡之言
猶且如此此於今日所論之義似不可為旁照之一證
耶今若遵 世廟崇奉之典追復 位號以明當日受
禪之本意則可得無憾於神人而又伏聞 皇朝甲申
後 弘光皇帝嗣位於南京閣老史可法當國追尊
建文廟號惠宗此出明季遺聞而野史異於國乘臣又未
見其書不敢援以為證而既有所聞並此附奏

備忘記予竊惟 光廟之初尊奉 魯山為太上王矣又
命月三行起居之禮矣不幸末梢處分恐非 光廟之本
意而究其源則由於六臣也六臣既褒其忠節則於其
故主之追復位號未知其更有嫌碍而 皇明景泰之事
雖不相類亦可倣而行之矣予以為今茲追復益有光於
光廟之盛德也噫日者申奎之疏展讀未半傷感之懷自

切于中而未嘗以輕論重事有一毫不平底意思此所以
先詢於筵席者也嗚呼神道人情不甚相遠無乃祖宗
在天之靈悅豫於冥冥之中而有此相感之理耶以踈遜
之臣論至大之舉可謂千載一時而事竟不行則更待何
日乎噫天王家處事自與匹夫不同是以或決揮乾斷不
拘拘於論議者自古有之矣事苟可行何必持難其令禮
官亟舉縉儀

十一月初八日領議政柳尚運等會于賓廳議上大

王謚曰純定安莊景順敦孝中正精粹曰純大慮慈仁

志和曰莊由義而濟曰景慈和褊服曰順廟號端宗守禮執陵號

莊陵 王后謚曰定順純行不棄曰定徽號端良齊敬

守禮執義曰端中心敬事曰良陵號思陵

復位告由 宗廟 永寧殿祭文 戊寅十一月十六日

乙亥禪授蓋遜有德事有不幸 位號未復年代貿遷寬
鬱靡極載舉縟禮追上 寶冊 端宗 定順廟謚維新

允叶情文庶慰神人茲告厥由敬薦明禋

神主自私廟移奉時敏堂祭文

十一月二十二日

維昔靖難蓋倣禪繼尊居 上王隆號靡替其終不克豈

亶由人運有所啓事有難言孤瑩寄峽私祀非類群情所
悲寧間遐邇乃有言者寔感于衷詢茲在廷僉議亦同墜

典亟舉縟儀載講 陵名 廟謚次第追上附 桃改

主禮亦宜爾事若有待何嫌義起第惟私廟不合仍置削
去旁題亦有前事茲消吉辰移即別殿感念當日儻然若
見陳辭告由略薦芬苾洋洋如在冀垂歆騰

舊主移奉後奉安祭文

十一月二十二日

厥初 祠廟寄在私家汔茲累代觀者咨嗟幸今追復已

定 號位揆厥事體視前有異仍安舊次宜若非禮亟思
遷奉廟議亦契消茲令辰祇就殿宇姑循權宜以待躋祔
神儀斯列物采咸備允叶情文庶安神理茲陳事由敬薦
蠲饗伏惟 尊靈歆此無違

請

謚

宗廟告由祭祝文

十二月二十二日

曠典克舉縟禮將行既復 位號宜有易名於穆 清廟
有赫 先靈消吉告由芬苾惟馨

請

謚

永寧殿告由祭祝文

十二月二十二日

盛典將行大名載易式陳明薦用茲祇告

上

謚

舊主告由祭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位號既復躋祔有期徵行易名載舉縟儀敬奉 徽稱恭

陳 寶冊先事虔告愴慕曷極

祔

廟時

永寧殿預告祭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追舉縵儀寔賴 寘祐肆告躋祔敬薦脯酒

宗廟預告祭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於穆 永寧有舉盛典禮宜祇告敢陳菲薦

明政殿預告祭時移奉後奉安祭兼行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禮訖題

主期近祔

廟暫奉邃殿庸申虔告

題

主後設奠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易名改題克叶典禮舍舊就新永享萬世

大王謚冊文

維歲次戊寅十二月辛丑朔二十五日乙丑嗣王臣

焯謹

再拜稽首上言竊以推位讓國至德無稱獻 謚尊名闕

典乃舉茲將 顯冊敢薦微忱恭惟 恭懿溫文大王仁

聲令姿世孫元嗣自在弱歲荷 英陵負背之慈連遭大

喪承 文廟頽面之訓無奈國步之多難以致曆數之有

歸移居上宮禮愈極於尊養固辭 徽號意彌存於撝謙
且慕周泰伯之荆仍作帝重華巡野看花天遠嗟 景命
之不延葬衣山深慨縟儀之未備今殆過二百年所尚有
感千萬人心肆庸集議於群工遂定升祔於 列祖虎賁
嚴衛如迎翼室之宅宗龍旂戒行若奉冕服之歸亳雖傳
序已及於 祧位然節惠可闕於彛章精而粹慈而仁靡
有爭競履乎正由乎義罔不服從至若名 廟而贊揚尤
見守禮而恭遜心輕萬乘誠難擬議其高風德重千秋允
合表揭其盛美爰卜吉日式陳明裡謹遣臣議政府領議
政柳尚運奉 玉冊上 尊謚曰純定安莊景順敦孝
廟號曰 端宗仰冀 睿靈俯垂 冲鑑肇稱殷禮庶是
饗而是宜申錫洪休期俾昌而俾熾嗚呼哀哉謹言

領中樞府事南九萬製 進

王后謚冊文

維歲次戊寅十二月辛丑朔二十五日乙丑嗣王臣

焯

謹

再拜稽首上言竊以顯號揚烈追修躋祔之縉儀

令

德儷尊仍舉節惠之曠典始克稱於名實寔胥慰乎神人

恭惟懿德王后篤生華宗光煥冲辟懿姿夙慧佐

始初之清明陰化潛孚協內外之雖穆逮至達權而禪

讓蓋亦禪猷而資成受太妃之崇名且膺徽美享一國

之隆養共怡優閒不幸時變屢興遂致廷議多謬日淪月

晦失黃道並明之暉浦思山哀結蒼梧未從之痛處約而

玉度無玷委順而寶筭彌遐神理久鬱於在天芳塵寢

翳廟饗尚闕於累世庶品同嗟念丕稱豈間於顯幽而

缺禮或待於久遠叅諸古制斷自微衷揆彼天道之必伸

敢緩表揭冀我宗事之無歉宜備情文爰復王章弁

桃室而序代並隆 壺位薦 寶冊而易名悅若翬翟之
重輝宛然乾坤之齊體想 聖祖崇奉之雅意豈不為光
抑 列朝陟降之明靈默有所啓真遊斯集漢陵之簾帷
始新耿光復昭周廟之琬琰載煥緬故實以增感陳物采
而致虔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柳尚運奉 玉冊追上
尊謚曰定順 徽號曰端良齊敬俯諒深誠昭賜 英鑑
垂徽彤史雖歷二百年而可徵衍慶瑤圖庶汜千萬禩而
靡替嗚呼哀哉謹言

大提學徐宗泰製 進

祔 永寧殿 親祭祭文

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昭 溫文 顯廟之穆有臨御尊者禪讓德丕號 廟
饗典常攸宜違時不幸殷禮久虧神理陲鬱今二百祀
列朝因循益重其事小子緬想興感于衷祇思善繼廷議

詢同代雖及 桃禮宜追遠爰舉祔儀並隆 中壺位承
禰室稱情合度崇奉如初增光 聖祖仰惟 陟降庶同
慰悅躬詣告成敬薦芬苾

舊主埋安告由祭祝文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既舉祔禮合瘞 舊主茲消吉辰謹此虔告

舊位版埋安告由祭祝文

己卯正月十二日

太廟新躋縵禮彌光消吉告由 舊版斯藏

莊陵改封 陵時先告事由祭祝文

正月二十七日

猗歎 至德允矣達權推位以讓若虞禪然吁茲一丘亦
古九疑衣冠所藏蓋闕縵儀歷祀二百神人胥寃微衷有
感廷議是詢乃復 隆號載陳 顯冊彛章物采長弟崇
飾爰就隧域思改封植考制備缺以稱邦式 神衛象設
仙寢齋廬差穀董事肇役工徒仰冀 睿靈毋或震驚茲

告厥由敬薦苾馨

莊陵封

陵祭祝文

三月一日
文逸

思陵改封

陵時先告事由祭祝文

正月二十二日

夙位

坤極仍丁否運九疑未從一抔胥遠因山缺禮率

土同寬神人有望餘二百年爰感徽衷廼舉闕典 隆號

既復 顯冊斯薦遂就 舊隧亟改封植式遵儀制載始

工役茲蠲吉辰敢告厥因毋或震驚尚歆苾芬

思陵封

陵祭祝文

二月二十日

曠禮肇修封築維改 象設儼然崇岡增彩陲鬱幾載儀

文始備九疑綿邈 玄臺長思僾功載完差穀告訖萬年

真宅永綏寧吉

祔 廟後教中外大小臣僚耆老軍民閑良人等書

王若曰曠典修於 宗祏祔儀既成大慶洽於神人綸音

載播寔出至恂用答群心言念前代禪傳之盛規必有當
世位號之隆報蓋脫屣萬乘固至德之無稱况臨宸一邦
豈尊名之終闕恭惟 端宗大王元嗣正位冲歲承基天
質夙著英明可期守文之盛時運雖繼熙洽尚有多難之
憂秉禮而克謹大倫虛己而仰成 懿戚倚毗深摯洵若
成王之待周公揖遜從容藹然虞帝之授神禹是為達權
而識命賴有鞏業而綿圖享 太上之尊榮四字之徽稱
既備篤 兩宮之和敬每月之朝禮頻伸不幸變釁累興
遂見崇奉終替謙光可質於在上寧有 王室危疑之虞
謬議悉出於盈庭諒非 聖祖親愛之志聲澤掩翳 廟
饗闕而靡依山川渺綿仙遊遠而何所肆神理之久鬱增
輿情之胥恫三載 臨御之尊豈以幽顯而有間一代禪
讓之懿汙未表揭而致崇徵古實而恒懷感嘆詢庭議而

庶伸情禮惟 累朝因循而有缺宜思繼述之方雖世序
久遠而及 桃敢緩經常之典追躋 廟室悉復儀章並

隆 坤闡丕揚徽邵况 精靈昭臨而洋洋乎上想 祖

宗默慰於冥冥之中 象設俱新於寢園百神來衛龍旂

載近於私第庶品交欣信天道之必伸乃歷二百年而如
待始邦禮之無憾可眎千萬代而有辭乞為稀濶之盛休
詎無曠蕩之洪澤宥辜而至重辟咸囿並生推恩而逮庶
僚嘉與同慶自本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
叛子孫謀殺歐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
謀故殺人魘魅蠱毒關係國家綱常賊污強竊盜外雜犯
死罪以下徒流付處安置充軍已至配所未至配所已發
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
者以其罪罪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彞章

肇舉於遐祀其諒追遠之誠渙號誕敷於多方共勉圖新之治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徐宗泰製 進

戊寅申奎之疏請 追復也 上既詢于大臣儒臣又

集宗親文武大小四百九十餘人庭議之其議蓋不無異同而 聖上越拘孿之見斷行不疑群臣祇若 明

命罔敢或違乃追上 大王謚曰純定安莊景順敦孝

廟號曰 端宗 陵號曰莊 王后謚曰定順 徽號曰

端良齊敬 陵號曰思凡請 謚上 謚之禮一遵曩

章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親臨題 新主翌日 新主

自明政殿具鹵簿儀衛祇謁 宗廟如禮仍奉詣 永

寧殿幄次至二十七日躋祔于西翼第三室位次 文

宗大王之下 上親行享祀初 大王葬寧越 王后

葬揚州至是並因舊增修悉依因山之制翌年三月初一日封 大王陵二月二十日封 王后陵 舊主嘗奉于寧陽尉鄭悰後裔家私廟及 大禮既定 命刊旁題權移于時敏堂 祔廟禮訖埋安于 思陵而莊陵舊祠亦有 兩位版埋于 本陵並令禮官莅事焉蓋數百年曠典一朝始舉誠文兩盡幽鬱克伸真可以增光 宗祏而有辭於百世矣後六年甲申史臣言舊史於 端宗紀書以 魯山君日記當時據實之書雖不敢議冊面標題今不宜仍舊請改曰 端宗大王實錄又請哀輯 追復事實別為一錄以倣 列聖實錄附錄之例 上亦可之乃 命設廳撰次以大臣領其事於是謹取 中廟朝以後凡所以崇飾之者首載於上以見 聖上今日之舉實出繼述之義不專由一小

臣之言而又以復位時疏若議及謚冊祝告頒教
等文類次編入以著其始終合而名之曰端宗大王
實錄附錄錄既成命分藏于諸史閣我聖上致隆
揚烈之意至此而無復餘憾矣以臣方忝太史俾記其
事于後臣承命悻恐撮其大槩敬書如右而錄中序
次凡例則皆經稟裁取旨不敢贅二辭於其間云
甲申十一月癸卯大提學臣宋相琦謹書

(B)
732.55
4724
[v.6]
no.6
0163737

昭和五年九月廿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三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6]
no.6